

doi:10.3969/j.issn.1674-7100.2014.03.014

康家石门子岩画神圣的生命原初之美

刘文良, 江淼彦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康家石门子岩画作为西域先民朴素意识的代表, 再现的是原始先民美好的生活图景, 表达的是他们对生殖繁衍的崇拜和对强大自身的祈求, 体现出他们纯朴而严肃的精神追求, 传递着一种直白而裸露的生命本真之美。从岩画的载体形式来考察, 康家石门子岩画以其刻绘环境的天然圣洁美和构图形式的和谐美, 体现出朴拙的技艺及独特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 康家石门子; 岩画; 生命本真; 生殖崇拜; 原初之美

中图分类号: J218.6 J2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100(2014)03-0071-05

The Original Divine Beauty of Cliff Carving at Shimenzi, Kangjia

Liu Wenliang, Jiang Miaoyan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 cliff carving at Shimenzi of Kangjia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simplicity consciousness of ancient people in western region. It reproduced the original settlers' prospect of better life, expressed their worship for procreation and praying for power, reflected their pristine and serious spiritual pursuit and delivered a straightforward and bare beauty of true life. From the viewpoint of carrier form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the cliff carving at Shimenzi of Kangjia also reflected a genuine skill and aesthetic value through the carving environmental divine beauty and harmonious beauty in composition.

Key words: Shimenzi of Kangjia; cliff carving; original life; procreation adoration; original beauty

岩画, 是以岩石为载体的一种原始艺术形式, 是原始人通过刻绘、赭绘等雕刻、琢磨方式留在山崖、洞穴以及巨石上的图画, 镌刻和表现的是原始先民的生活内容和精神世界, 是原始人类表达思想感情和早期意识的视觉“符号”, 是一种原始的语言。岩画借助于石头、崖壁等天然载体, 形象地再现了原始先民的生活图景和意识观念, 是一种早期文明的传达, 它展示了真实的原始社会风貌, 成为后世了

解原始文化的一扇窗口。坐落于新疆天山北坡一线的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山崖上的岩画即为世界罕见的有关生殖崇拜及宗教巫术题材的巨型岩画。康家石门子岩画总面积达 120 m², 总共雕刻了两三百个男女人物以及少量动物, 以其宏大的规模、雄伟的气势、质朴丰富的内容、天趣圣洁的意境而受到世人的惊赞和景仰。本文拟从岩画的刻绘内容、刻绘环境以及画面形式等方面切入, 探析康家石门子岩画

收稿日期: 2013-07-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后期基金资助项目(12FYS0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12YJAZH076)

作者简介: 刘文良(1971-), 男, 湖南湘潭人,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 博士后,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艺术理论与批评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E-mail: liuwenliang1971@126.com

通信作者: 江淼彦(1990-), 女, 湖南湘乡人, 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历史与理论,

E-mail: miaoyan1@sina.com

的生命原初意蕴以及艺术价值之所在。

1 刻绘内容彰显的生命本真美

康家石门子岩画是3 000多年前父系氏族原始社会的遗存,其刻画内容大都是对男女交欢或舞蹈的尽情展现。这是对原始先民生活形态的复述,体现的是他们最为原初的生命状态,传达了一种古朴而懵懂的生活感受。岩画是一种综合文化现象,是原始时期的民族生存状态以及心理和性格的再现。当人们带着严谨而清晰的思路去听闻这远古的欢鸣时,没有理由怀疑康家石门子岩石上大量男女交欢岩画所体现的严肃性和纯真性。

1.1 对生命繁衍的热切企望

康家石门子岩画是一种远古的原始艺术形式,它像一个文化枢纽,牵引着后世的人们遨游先民的精神世界。“艺术是无法离开文化意识而存在的,它总是借助自己的特殊形式昭示文化的魂灵——文化心理、充当文化复合结构的意识。”^[1]同样,一定是有着某种意义上的意识驱使,才让原始先民有理由完成如此史诗般的巨作。

康家石门子岩画刻绘的几乎都是男女交欢场景,看似戏谑、色情,但其内涵绝非表面所呈现的那样“肤浅”。人性之根本主要体现为食欲和性欲。生存不可缺食,要想延续生存,繁衍生命,人类自身的生产——生殖更是必要的。这是人类得以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不断延续的真理。以一种虔诚的态度去看待,原始先民对性的崇拜就好比人们每日对粮食、衣服的需求,反映的是他们最原生态的生活本质,是温暖的、神圣的,是饱含着强烈渴求的。

黑格尔说过:“东方强调和崇拜的往往是自然界普遍的生命力,不是思想意识的精神性和威力,而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更具体地说,对自然界普遍的生殖力的看法是用雌雄生殖器的形状来表现和崇拜的”^[2]。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家石门子岩画上出现的大量男女交欢的画面因为体现了生命的本真而不失为一种纯洁了。原始先民心中充满着对繁衍后代的向往,大量崇拜活动的进行都回归于生命最初的意义。他们没有任何畏惧,他们是那样的自由自在,尽情地舞蹈、交媾,极尽欢乐和享受。为了更真实地表现其创作意图,两性特点往往被大胆且直观地展示出来:所有的男性都有着倒三角式的上身和正三角式的臀部,显得强壮而有力。其高扬的生殖器往往被刻画成与其身材完全不成比例的巨大形态,有些甚至高于人体,有些还出现了多个生殖器,

以此宣告其强盛的生殖能力和旺盛的生命延续力。岩画中还出现了双头同体人像,即同一个身体上面长着两个脑袋,有研究者称其为两性同体崇拜^[3]。这种形象将两个个体结合到一起,传达了原始先民对生殖繁衍的向往,通过男女合体表达多子孙和部落繁荣昌盛的愿望。要理解此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可以从一些民俗资料中找到参考:甘肃庆阳地区就有一种双人合体的喜花,一边是女子,一边是男子,同样为两头一身,表达对新娘多产多福的祝愿。

男女交欢之事在原始先民心中是神圣的,绝无任何淫秽之意。有一幅男女交合图就非常清晰、直接且大胆地体现了这一点。其中,靠左的女像曲手仰卧,双腿张开,其右的男性双手做上举下垂状,双腿左曲,勃起的阳具直指女像私处。值得注意的是,该男像胸前还刻有一人头像,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气氛。这种怪异的表现或许正是为了突出男性力量的伟大和神秘。这样直白的表现更能形象地说明生殖崇拜在先民们心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还有一处岩画刻绘得相当夸张,那是一个有着几乎与其身材同比例大小的巨大生殖器的男性,如此刻画其生殖器,其目的也是为了强调男子在种族繁衍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其右下方刻有舞蹈的小人群体像,表达男女尽情交合促进部落人丁兴旺之意。

综观整个康家石门子岩画,其表现的主题主要是一种原始的生殖崇拜,绝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生殖崇拜是岩画创作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牵引或支配着原始先民朝着他们内心中特定的、能够更清楚传达这种动机的原型去描摹,那就是表现为放大体现动机的形象,比如将男性和动物的生殖器夸张、变形、放大等,直白而毫无遮蔽。男性的阳具被看作是部落长久不衰、生生不息的权威的象征,它代表着一种创造性的力量。于是,这个重要的部位就被他们进行了超现实的视觉处理,这样的表现正是出自本能以及他们对生殖繁衍的崇拜。

毫无疑问,这些内容都涉及了人类的早期信仰。原始先民把那些他们无法理解的、想要知道的、希望得到的等等,都用图画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许只是对当时“正在发生的”进行单纯描绘,但表达的却是原始先民对生命延续的祈求和敬仰。光从岩画内容的表现来看,这些都真实地反映了原始人类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简单的群体意识,传递了一种朦胧却直截了当的认识和崇拜,是对他们本质最真我的直接反映。生殖崇拜是一个古老而持久的母题,康家石门子大型岩画内容中所刻绘的大量男女交媾的图画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原始先民对生殖的无限崇拜。

这种崇拜是严肃且虔诚的,我们在欣赏内容表象的同时要思考原始先民的原始意识、精神寄托和蒙昧中的文化启蒙是否也被深刻地反映在这些雕刻岩画面上。大量交媾舞蹈画面的出现必定是蕴含着重要用意的:它们寄托着原始先民质朴的种族延续之向往,承载着他们坚定而宏大的生殖理想,抒发了他们对生命旺盛而永恒的讴歌和强烈渴望。

1.2 对壮大自我的强烈祈求

原始先民处于文明仍未起步的懵懂时期,所有的一切几乎都遵从本真的信仰。在落后的远古时代,先民的生活内容极其简单,除了狩猎、放牧此类用以解决衣食温饱的基本活动外,种族的繁衍就成了头等大事,而要想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使生命和种族得以延续,对自身强大的期许就成为了又一个值得原始先民关注和祈求的事情。为了达成壮大自身的愿望,先民们想到了巫术。

远古时代,原始人类还没有触及科技,生存力水平极其低下,先民们对很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于是企图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通过一定的方式对事物施予影响以达到控制的目的,从而缓解自身的恐惧与压抑,这种方式就是巫术。巫术分为白巫术和黑巫术两类,白巫术是具有积极用意的巫术,主要有祈求帮助、招魂、诅咒、驱鬼、辟邪几种应用;而黑巫术即邪恶的巫术,多用于对付仇人或报复他人。康家石门子岩画上所刻绘的人像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白巫术的作用。

巫术的进行伴随着咒语,咒语通过岩画充当媒介来影响对象,巫术所传递的“人神互通”的信念正是原始先民所需要的。岩画中传递的巫术心理,正是人类企图控制自然而又不受反作用危害的愿望的表现^{[4]38}。“巫术之所以进行,完全为的是实用……巫术纯粹是一套实用的行为,是达到某种目的所取的手段。”^[5]这种目的就是通过巫术活动实现与神灵的对话和相通。它将人和外部世界之间联系起来,当作一个生命的整体,认为双方是交互的,意志是可以传达的,认为想象的都是现实的,世界都受一个隐秘而伟大的神力所支配。这对原始先民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们通过主观意识赋予图画以各种幻想和寓意,希望借助它们来战胜现实困难或躲避自然灾害。为了缓解对未知的惧怕,那些被刻画在岩石上的图案就成为原始人类的精神寄托,希望其能够产生强大的魔力,帮助人类实现一系列目的。比如,刻绘在人物旁边的老虎,它们有着健壮的四肢,甚至与人一样有着高高勃起的生殖器,显得孔武有力。它们与当时最受人类敬仰的“交媾”处于同一

画面,说明原始先民对它的崇拜与对生殖繁衍的崇拜列于同等地位,是原始先民质朴的意识心态的直接表现,即希望通过巫术的手段感应并集结动物的力量和功能,以增强人的实力;企望自身变得像动物一样强壮、勇猛,并能通过操纵自然以成功猎获这些动物。可见,这一岩画形象除了表达生殖崇拜之意,也表达了通过巫术手段强大自身的理想。还有上文提及过的腹中人面男像,通过添加、组合的艺术处理,双重表现男性的特征,旨在传达一种强调、凸显男性力量的用意。在同样的身体中增加了额外的部分,不仅是为了增加、强化男性本身的实力,更传达了男性在壮大部落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所呈现的伟大力量。原始先民相信双重的表现就有双倍的影响力,在巫术心理中,承载着原始先民对自然的恐惧,对未知的担忧,对神灵的依恋以及对强大自我力量的向往。

原始岩画中所透露出来的巫术心理是原始先民情感的朴素表达。原始岩画使用的是无定型的“混沌”的艺术语汇,但表达的是非常明确的思想——把握自然,控制自然^{[4]43}。站在原始先民的角度,从早期朦胧的文化意识入手,这些体现着原始人类追求,结合着宗教巫术含义,直白而明确的男女交欢、舞蹈的画面都是对部落、种族的族群意识的集体表现,并不是个人意志的传达。正因如此,它们对原始人类的思想、行为都具有强大的指引力和号召力。

2 载体形式呈现的天趣和谐美

康家石门子岩画群坐落于美丽的天山北坡一带,这里不仅被优美的环境所围绕,而且岩画本身所呈现出来的形式美也非常值得赞叹。一般的岩画往往刻绘得简陋、粗糙,而康家石门子岩画无论是从刻绘的环境还是从构图的形式来说,都呈现出一种圣洁的自然情趣和天然风韵,体现出了朴拙的技艺以及独特的审美价值。

2.1 刻绘环境的神圣美

综观康家石门子岩画全景,高高耸立的山峰仿佛一座雄伟威严的古堡矗立在蔚蓝的天宇之下,岿然不动,气势磅礴。这里实在是一个美丽的伊甸园,蓝天、白云、绿草,一望无垠,属于天山最美丽的地段。站在这里,想象那奔驰疾走的骏马,慢慢悠悠的羊群,延绵的茵茵草甸,好一片迤迤风光。光是沉迷于此景,就能够使人倍感舒心畅快。聚目于康家石门子岩画本体,仿佛看到一座巨大而豪华的宫殿,它高大挺拔,结构险峻,楼层分明。天然成

形的楼台轩宇好若精心设计般恰到好处。那一层层窗台,一根根立柱,如叠嶂般拔地而起,如此鬼斧神工,着实叫人惊叹,让视线聚焦:宽大的山崖上刻绘着巨幅生动的场景,男男女女,有人物也有动物,他们集结于此仙境之地,驻足、交媾、狂欢,与天地共枕眠。奇妙的是,赭红色的崖壁与静谧碧绿的草甸又形成了一幅对比鲜明而又相得益彰的华美画卷,给人以难忘的视觉感受。毫无疑问,这本身就是一个极美的印象,让人忍不住赞叹,这迷人的幻景般的“海市蜃楼”,简直叫人流连忘返。而原始先民选择将“故事”长存于此,当然也是有目的和选择性的。因为是他们心中最虔诚的信仰,所以必定要有一个符合理想的圣地来表达。而这里有茂盛的牧草,肥沃的土地,还有“神水”常驻于此,环境怡人,野生动物丰富,自然成为先民们的首选。于是,他们便在此景色迷人的美丽地带创造了一个被注入奇幻力量的精神王国,寄托群体的情感和意识,结合远古神秘的巫术仪式,与理想融合、荟萃,以最终得到思想的解脱,拥抱神圣的信仰。

2.2 构图形式的和谐美

由于技术的限制以及岩画形式的特殊性,一般岩画多为轮廓式阴刻或剪影式减地阴刻。而康家石门子岩画却采用了浮雕式阳刻的方式:人物的眉毛、鼻子以及颧骨部位均凸起,而眼睛、嘴巴以及身体部分则下凹,阴刻和阳刻相结合,使各部分轮廓更为明显、突出,并经过打磨,显得光洁且精细。这样的雕刻方式在岩画中非常罕见。通过对岩画的整体观察对比,可以发现其人物的大小比例都有迹可循:女性多宽肩宽胸、细腰、丰臀,面部较男性更柔和,身段更显修长;男性则小臀,上身呈倒梯状,性器官被突出地表现出来,显得十分粗犷。虽然略去了细微末节,但主要特征都表现明显,这体现出了岩画技法的成熟与高超,内容的表达更显鲜明且生动,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康家石门子岩画群的第三个场景刻绘了一群呈舞蹈状的大小不一的人物。右侧是体型高大的男女,他们右手上举,左手下垂,膝盖弯曲,热情洋溢。左边是一排刻绘简单、高矮相差无几的“小人”,他们手拉手、肩并肩,朝着同一个方向扭动着,极富韵律感。大型人物的主要造型特征为长颈、细腰,这样的形体标准放在现代来看都符合大众审美。部分人物还头戴帽子,上有一或两个像触角般的翎角状饰物。整个画面的构图由左边的小型人物像形成的“长方形”和右部高大人像组成的“三角形”组成。长方形与三角形两个不同特色情感表现的组合又构

成了齐一与层次、多样与统一、节奏与韵律、渗透与层次的形式美。“大人”组成的三角形呈微微往右上倾斜的状态,这似乎让整个构图有所偏移,但同时“小人”组成的长方形重心则偏向左下,很好地拉住了上翘的“大人”,让视觉产生了跌宕起伏而又最终归为平衡的效果。线刻的图画是构成整幅岩画形式美的主要因素,画中的男女通过直线或曲线表现出不同意味的力量与柔美。圆形的头部让人感受到原始先民完满的生活情境,三角形似的胸部则传达出一种安定、平稳的感情,而大与小的组合则让画面产生跳跃而富有情趣的效果。在表现男女交媾的场景时均以舞蹈的形式刻画,他们自由地弯曲着双腿,和谐而美好,极富节奏感,在表达崇高无上的生殖崇拜的同时还传达着一种悠悠的浪漫风情。或许,原始先民在创作时并没有如人们所想的那样经过精密排版和构思,但光从画面本身来看,确实不能否认如此具有随意性的布局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小不一的人物形态并非以真实比例刻绘,有的出其不意的大,有些却小到让人忍俊不禁;有的直立,有的横躺;有的倾斜,有的靠拢;时而紧凑,又时而松散,整个画面让人感受到变化多样而并不杂乱。这些律动的画面让观者具有跳跃性的视野,使内容在形式上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意思。男女在形态上的对比以及大人儿与小人儿在形象上的区别,都在群欢的场景下达到和谐统一。这样没有固定比例区分、对比夸张悬殊的表现让整个画面显得节奏感十足,极富韵律,人们甚至能在观看岩画时感受到那种静态的喧闹气氛。

岩画群中还有一处描绘着一群正在舞蹈或者举行某种仪式的男女。整个画面呈现横条状,但并不是规则地对称。男女造型和姿势都注意到了均衡、对称与比例,动作呈现出上下腾舞状,变化较为统一。画面从左至右,人物的大小基本呈递增状态,越往右越大,这种排列向观者传递出一种重心向右偏的感受。不过,这种不平衡感却并没有持续,当画面左边呈现出左倒状态的人形映入眼帘时,人们的视觉感受又得到了平衡。左倾的人很好地拉住了右沉的画面,达到了平稳视觉的效果。这种画面构图上的不对称在感官上其实也是一种对称美。因为它的相对不对称性在整体上实际起到了对称的功效,让画面显得既对立又统一,很好地诠释了齐一与层次所呈现的形式美感。整个画面,除了最左边人物的双手处于同时上弯状态外,其余的人都是保持右手往上左手往下的姿势,双腿自然站立且稍有弯曲,好似在进行一场大型舞蹈活动,动作整齐而极富韵律

感,让人倍感和谐。但过于统一的动作或许也会让人觉得稍有呆板,于是,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最左边的“倾斜人”的出现出乎意料地打破了整个画面的一致性,让整组画面变得更加跳跃。更奇妙的是,在男女之间还刻绘有小型的正在交媾的马,它们一对一对组合成新的形式镶嵌于人物中间,增加了画面的元素构成,并活跃了单一的画面表现。这种在造型空间上具有强烈秩序感和整体感的表现是原始先民对秩序、和谐规则的追求,是伴随着生殖崇拜以及巫术实用性的有关于形式美的特质的表现。

朱狄先生指出:“一种神物假定它的形式(造型)被稍作改动,其神秘作用也就可能丧失,所以原始艺术不可能不是一种凝固化了的惯例系统,这对于文化的发展虽然是极为不利的,但是对于我们做发生学的考察却是极有利的因素,因为这可以保证它的原始性质的经久不变。”^[6]由此可以得知,整齐划一的姿势以及画面上无处不在的和谐美也许是具有某种特定意义的,作为一种生殖崇拜以及传达着巫术心理的形式,它具有明确目的性,且不能够随意被改变。这不仅在保持原始的宗教精神和文化方面起到了稳定性的作用,还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一种在原始的稚拙下别样的原始美和形式美。

3 结语

从总体来看,康家石门子岩画体现出了浓烈的写实视觉艺术特点。“岩画所体现出来的写实视觉艺术的形式法则基本上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形式美的规律是一致的,符合‘多样统一’的原则。”^[7]当然,除了相对写实的特征,人们还是可以看到好些超乎常规的形象,如“双头同体像”“猴面男像”“腹中人面男像”等。这些异象都超出了自然的结构,进行了简化、夸张、变形、添加、组合等处理,使造型呈现出奇特、神秘而难以捉摸的魅力。这都是原始先民为了更好地控制自然,增强自身力量,强大自我的结果。

康家石门子岩画作为原始先民早期意识体现的成果,其内容很好地再现了原始先民对理想生活的祈盼,表现了他们独特的精神世界、意识观念以及他们对生殖、繁衍的崇拜之情,传达了他们内心对世界万物的理解和向往,摹写了他们真实存在的简单却也复杂的精神世界。这些是原始先民在懵懂状

态下无意间于艺术内容上对其生命本真的表现,他们的表现思想或许是朦胧的,是质朴的,是无比裸露和直接的,但表达的却是最为真实的生命状态,体现的是他们最为单纯的真善美。岩画内容多姿多彩且意蕴深远,其大小比例,多变的布局,极富韵律的造型构图,时而紧凑时而松散的结构形式,以及多种元素穿插组合而成的画面等都在形式美学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在传递一种独特的审美价值的同时向人们展示了原始先民善于发现、勇于创新,有追求、有信仰的顽强不屈的生命态度以及具有正能量的精气神。

参考文献:

- [1] 冯晓. 中国艺术的文化精神[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3: 3.
Feng Xiao. The Cultural Spirit of China Art[M]. Shanghai: Shanghai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ress, 1993: 3.
- [2] 黑格尔. 美学[M]. 朱光潜,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79: 40.
Hegel. Esthetics[M]. Zhu Guangqian, Translated.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79: 40.
- [3] 余骏升, 戴良佐. 康家石门子岩画“双头同体人像”初探[J]. 新疆艺术, 1996(6): 14-19.
Yu Junsheng, Dai Liangzuo. Analysis of the Portrait of “Two Head on A Body” in the Cliff Carving at Shimenzi in Kangjia[J]. Xinjiang Art, 1996(6): 14-19.
- [4] 王嵘. 西域艺术史[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
Wang Rong. Western Art History[M]. Kunming: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5] 马林诺夫斯基. 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 李安宅, 译.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6: 53.
Malinowski. Sorcery, Science, Religion and Mythology[M]. Li Anzhai, Translated. Beijing: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6: 53.
- [6] 朱狄. 原始文化研究[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426.
Zhu Di. A Study of Primitive Culture[M].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426.
- [7] 陈晓军. 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视觉艺术形式简析[J]. 新疆艺术学院学报, 2010, 8(2): 24-26.
Chen Xiaojun. Analysis of the Vision Art Forms of Rock Paintings in Hutubi Kangjia Shimenzi[J]. Journal of Xinjiang Arts Institute, 2010, 8(2): 24-26.

(责任编辑: 蔡燕飞)

